

舞雩归咏处，怎堪寂无闻 ——上巳节日诗词的非遗内涵解读

丁庆勇，向 颖

文华学院中文系，文华学院湖北省非遗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摘要】上巳节是我国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曾经散发出迷人光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和视野，只留下层层累积的节日记忆，沉睡在代代相传的文学作品当中，成为一种即将被人遗忘的精神文化遗产。当今时代，国家正在实施非遗保护战略，上巳节虽未进入传统节日保护名录，但沉淀在古典上巳节日诗词中的积极文化因子，对于我们的现代文明建设之事业，仍是非常宝贵的。论文通过梳理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典型上巳诗词作品，剖析其中所表现的古人的生活状态的一个侧面，探讨其蕴含的非遗内涵，并进而指出其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倡导积极健康的热爱生活的态度，注重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引领诗意栖居的生命状态，最终落实到树立一种富于文化创造意味的人生价值追求。

【关键词】上巳；诗词；非遗；内涵；价值

【基金项目】文华学院博士基金（2019Y08）

【收稿日期】2026 年 6 月 11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7 月 6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46

Where Returned from the Wuyu Altar with Singing, How Could One Bear the Silence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notations in poetry of the Shangsi Festival

Qingyong Ding, Ying X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enhua College, Hube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enter,
Wenhua College, Wuhan, Hubei

【Abstract】 Shangsi Festival wa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holiday that once radiated a captivating charm. However,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societal changes, it has gradually faded from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public awareness, leaving behind only accumulated memories embedded in literary work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now becoming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verge of being forgotten. In today's era, as the nation implements strategies to prote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though Shangsi Festival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protected traditional festivals, the positive cultural elements preserved in classical poems and verses about the festival remain highly valuable for moder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mined representative Shangsi Festival poetry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alyzed aspects of ancient people's lifestyles reflected in these works, explored their underly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ignificance, and further identifie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This value lies primarily in promoting a positive, healthy attitude toward life, emphasizing harmony with nature, guiding a poetic way of living, and ultimately shaping a life philosophy rich in cultural creativity.

【Keywords】 Shangsi Festival; Poet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notation; Value

上巳节作为中国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节日，如今已经不大被人提起。但是，在古代，它却几乎一直在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不但历史悠久，官方重视，民间喜爱，

而且影响深远，文化内涵丰富，极大地美化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活，并因此催生了不少优美的文学作品。其中代表性的诗词，已然永久地留在了国人的文化记忆深处。

作者简介：丁庆勇，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文华学院中文系教师，湖北省非遗研究中心、湖北省品牌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向颖，文华学院中文系 23 级学生。

所谓“上巳”，特指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即上旬的巳日。早在西周时期，由于官方提倡，就有了这样一个节日。因每年的具体日期会有不同，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人们认为有必要将日期加以准确规定，以便安排节日活动。到了三国时期，魏国规定，将每年的上巳节固定在三月初三。《晋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泉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泉池，赋诗。陆机云：“天泉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本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海西于钟山立流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1]

可见，从汉代历经三国再到晋代，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上巳节。“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是这个节日的典型活动。禊者，一种在水边举行的祭祀性的仪式活动；祓者，祓除，去除。通过这种仪式活动，去除什么呢？首先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化目的，之所以要在水边举行，就是要利用水的洗涤除垢作用，去除身上的污垢；因为污垢给自己的身体及心灵带来不适之感，而洗涤则令人舒适畅快，在此基础上，古人进而认为这样的仪式活动甚至可以去除生活中的种种不祥，带来生活的和谐安宁。这本是一种朴实的愿望，却能够在人心中发生普遍的共鸣。三月，是一个由春入夏的时节，在中华民族世代居住的这片大地上，鲜花盛开，气温回暖，正是人们感受生命之活力，生活之美好的季节。选择这样一个时刻，举行这样的活动，可以说充满着一种和谐愉悦的生命精神。

然则上巳节活动最早的面貌是怎样的？在历史上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演变？在各个历史时期，蕴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又是怎样走向了式微而被人淡忘？在我们今天高度重视传统节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时代，应当怎样发挥上巳节的文化价值，从而为生活增加新的情趣与魅力？据了解，上巳节没有成为非遗保护的对象，说明其现代影响力已濒临消失。但是，没有列为保护对象并不等于其没有非遗价值。不管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2003年10月17日第32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还是我国国务院在2005年3月26日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明确将传统“民俗活动、礼

仪、节庆”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2]。这一《办法》得到了迅速的相应和实施，次年即2006年，一系列传统节日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对象，它们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蒙古族那达慕。上巳节落选保护名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拟以典型的上巳节日诗词为切入点，探讨其蕴含的非遗内涵和价值，以期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保护和吸收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健康的文化传统因子，使它们参与或融入到我们当今的文明建设之事业中来。

1 最早的上巳节诗歌，出现在先秦的《诗经》当中

《诗经》所表现的西周时代，正是我国礼乐文化兴起和发展的最初时代。这样的时代，决定人们的生活一方面逐渐步入文明的轨道，另一方面还充分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天性，因此呈现出特殊的魅力。比如《郑风·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
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
药。^[3]

应该承认，从这首诗文本本身见不出何种节日，但据《韩诗内传》逸文称：“韩（婴）说曰：溱与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此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4]可知郑国旧日风俗，于“三月上巳之辰”，在“溱洧”两水边举行有关祭祀活动，引得众人“俱往观之”，已成节日之态。诗人以热烈的笔墨，写出了春光之美。这春光，包含了三月暮春美好的时节，清流淌的融融江水，成群结队的游春的人们，以及这众多男男女女中的一对正值美好年华的少男少女。如果说这幅美美的春光是一朵盛开的鲜花，这一对少男少女即是这朵鲜花的花蕊，显得格外耀眼，引人遐想。诗歌在如画的河流中，在如织的人群中，突出展示这一对“士与女”爱情场面，姿态之优美韵雅，对话之含婉多情，相聚之欢愉美好，离别之依恋不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带来真醇无穷的艺术享受。可以说，这首诗代表了最初时期的上巳节的魅力。

那么，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怎样的文化启示呢？诗中最显著的上巳文化符号乃是“方秉蕙兮”中的“蕙”。这些男男女女手中拿的这种“蕙”，究是何物呢？原来这种植物是一种香草，古人认为，用它来沐浴，或洗头，或佩戴在身上，可以避除邪恶，带来吉祥。所以一到明媚的三月晚春时节，人们纷纷带着这种香草，来到这冰雪消融、流水潺潺的河边，集体沐浴，消灾祈福。试想，这是一幅多么温馨浪漫的画面：正是在这种热烈的、美好生命的氛围当中，自由奔放的爱情被激活，被催生。这种爱情，似乎就是上巳辟邪祈福的生命愿望所带来的一份最美好的收获。笔者认为，珍惜春光，不负青春，追求并拥有自由美好的爱情，就是最大的吉祥。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应该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2 最著名的上巳雅集，发生在魏晋时期

乱世的悲凉，笼罩在人们心中，上巳节聚会成了他们抒发这种深沉人生感慨的重要活动，这就是“兰亭雅集”发生的背景。关于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概况，东晋王羲之在他的散文与书法“双绝”作品，有着准确生动的描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5]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是公元353年，时在当年三月初三，地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一群当时名士，在此作祓禊之游。“修禊事也”，正是上巳节的典型仪式，而“流觞曲水”，确是东晋文人们的一场创新游戏：曲曲折折的流水中，漂浮着酒杯，里面盛满了美酒。人们环坐在周围，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起酒杯，一饮而尽，可想其雅致惬意。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者有谢安、谢万、王羲之、王献之、孙绰、孙嗣等，都是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这真是一场映照千古的上巳盛会。

王羲之此篇序文，胸襟与文采俱佳，并藉神品书法，广为传世。当时盛况，参与者四十一人，有十一人分别作四言诗一首、五言诗一首，有十五人各作五言诗一首，共得诗三十七首。另有十六人没有作诗，各罚酒三杯。王羲之当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这场上巳聚会，就

由他发起，加上他诗书俱佳，为当时翘楚，于是众人公推他作一篇序文，即是《兰亭集序》。这序文冠绝千古，相比之下，作为主体的“兰亭诗”，反而默默无闻。实则这三十七首诗歌，都是上巳的见证，包含着丰富的节日文化内涵，颇值得审视一番。比如司徒谢安的四言诗和五言诗各一首：

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契此言执，寄傲林丘。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迴霄垂雾，凝泉散流。^[6]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物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殤。^[7]

“春游”是典型的春日活动，我们的先祖曾流连忘返。看到山林中云遮雾罩之下的潺潺流水，不禁心怀放驰，神通古人。“佳节”之下，众人同游，这拂物之薄云，飘摇之微风，仿佛一杯醇醪，淘洗着胸襟。看到“万殊混一象”的茫茫大块，醇美佳景，不禁感到宇宙刹那间即是永恒，具有无穷的魅力，怎么还会觉得享年八百余岁的彭祖是个“殇子”呢？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对此也有回应：“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这是在高度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之后，南渡士人来到陌生的地方重建家园，想到曾经所见的残酷杀戮，不免时时感到生命的无常和悲凉。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到迷茫。迷茫的人生状态之中，不免生出生死同一，或者无论生命多长，均同于即来即去的消极观念。我们看到，是上巳节的活动，拯救了他们的精神，使他们感到，生命可以因审美活动，获得超越时间长短的密度。左司马孙绰也有四言诗与五言诗各一首：

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怀彼伐木，肃此良俦。修竹荫沼，旋濑荣丘。穿池激湍，连滥觞舟。^[8]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9]

这曲水中流动的酒杯，好像一只只小舟，在欢快地穿行，简直就是灵动的生命活力的象征。作者面对活泼泼的自然景象，听到修竹间吟唱的鸟语，看到水波中戏耍的游鱼，顿生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受。我们从这些上巳诗歌中，可以得到一种文化启示：安放于山

水之中的上巳佳节活动,不但可以吸取洗去身体的污垢(如早期上巳节活动那样),还可以涤荡心胸,洗去心上的尘土,帮助我们暂忘人间得失,从而在更高的心灵层次上,体悟出人生的道理,建立起对生命的热爱。这是人世间的一种最为宝贵的情感,它使我们超越世俗的得失与忧乐,达到一种审美式的人生状态。同时我们感到,外在的山水世界不仅仅是一种独立的自然存在,它可以和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先秦时代,表现为一种自发的情感对应生命共感关系,如《诗经》和《楚辞》中“比兴”手法所昭示的状态,而从山水中体悟深刻的人生哲理,却在魏晋时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3 上巳节的鼎盛——唐诗中的上巳节

经过了魏晋六朝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战乱,到隋唐时中华大地复归于一统,而上巳节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期。据史料记载,唐王朝十分重视上巳节,官方明文规定,在上巳节期间,文武官员普遍放假游玩,且朝廷还有赏赐。中唐德宗正式把三月三上巳与中和、重阳并为三令节,允许百官公款游赏,由国库统一拨付宴钱,奠定唐代上巳曲江游宴制度基础。其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云:“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件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地追赏为乐……永为定制。”^[10]元和二年正月诏曰:“停中和、重阳二节赐宴,其上巳日仍旧。”^[11]朝廷一度削减节庆开支,但保留上巳曲江赐宴,可见上巳地位高于另外两节。曲江游宴是大唐著名的节日盛世景观,明朝胡震亨在《唐音癸笺》中曾如是描述唐人上巳佳节曲江游宴的盛况:

每逢诸节,尤以晦日、上巳、重阳为重。后改晦日立二月朔为中和节,并称三大节。所游地推曲江最胜,本秦之隍洲,开元中疏凿,开成、太和间更加淘治。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环池烟水明媚,中有彩舟夹岸,柳阴四合,入夏则红蕖弥望。凡此三节,百官游讌,多是长安、万年两县有司供设,或径赐金钱给费,选妓携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堕翠,盈满于路。朝士词人有赋,翼日即留传京师。当时倡酬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12]

节日活动调动起诗人们的审美兴致,进而有助于推动唐诗创作的繁荣,这一说法,符合常理。盛唐大诗人杜甫的眼光更是不同,其《丽人行》有云:“三月三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

腻骨肉匀。”^[13]虽说此诗重在讽刺皇家的奢靡和腐朽,但上巳节美女如云,齐聚曲江边举行祓禊活动的盛况可见一斑。中宗时期,诗人徐彦伯《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诗云:

晴风丽日满芳洲,柳色春筵祓锦流。

皆言侍辇横汾宴,暂似乘槎天汉游。^[14]

这是正面表现唐代上巳日祓禊盛况的诗作,虽是应制,但在节日内涵的表现上也颇可观。这天风和日丽,柳色青青,江水碧碧,诗人陪侍皇帝临渭水流宴饮,恍然回到汉武帝横汾之宴,又似乘槎游荡在天上银河。节日的面貌,可以展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可以作为观察一个时代的窗口。唐朝的盛世画卷,在自上而下对上巳等传统节日的重视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元稹与白居易的诗歌酬唱,是中唐文人交往的一段佳话,他们也各自留下了上巳佳节互赠的诗歌作品。白居易《三月三日怀微之》写道:

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

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15]

元稹得书笺之后,作《酬乐天三月三日见寄》回复道:

当年此日花前醉,今日花前病里销。

独倚破帘闲怅望,可怜虚度好春朝。^[16]

二人曾经同朝为校书郎,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天各一方(白在江州,元在通州),正是在上巳佳节之际,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被唤醒。他们感叹年华虚度,壮志难酬。惟有那年三月三日的“同醉”、“花前醉”乃为人生中最畅快的时刻,最能宽慰人生寂寥与虚无的悲伤之感,可见上巳“三月三日”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之重。

4 上巳节与清明节的初步融合——宋词中的上巳节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代,而上巳节的节日面貌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和清明节的融合。这两个节日同处春季,且时间比较接近,这就为两节融合提供了契机。融合的结果,是传统祓禊活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春游踏青与曲水流觞的融合进行。北宋前期韩琦的《清明同上巳》是这一状况的真实表现:“清明池馆足游人,祓禊风光共此辰。晋俗浮觞存胜事,汉宫传蜡宠邻臣。”^[17]把清明节和上巳节放到一起来表达对往日盛事的留念。到了南宋,范

成大笔下的上巳节已经有了褰饮不振的哀叹。他作有《观禊帖有感三绝》，其一云：“古人赋多情，无事辄愁苦。兰亭一觞咏，感慨乃如许。”^[18]其三云：“三日天气新，褰饮传自古。今人不好事，佳节弃如土。”^[19]在这种背景下，宋词中的上巳节更多的是脱离了上巳主题，而转向此日风光抒发个人内心情怀：

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毵。香尘扑马喷金衔，浣春衫。

苦笋鲋鱼乡味美，梦江南。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20]

（贺铸《梦江南》）

我们看到，三月三日仅仅是春日其中的一个风物佳美的日子，这一天，作者看到柳枝细长，随风飘拂。许多人骑马穿行在池水旁的道路上，腾起一蓬蓬带香的尘土，粘上了春天的华服。这一切触发了作者对江南故乡的思念，他幻想回去品尝“苦笋鲋鱼”，幻想在一个恬静的落日晚风中，回到阊门的故居。“三月三日”这个美好的日子，总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眷恋和珍惜。

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

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21]

（李清照《蝶恋花·上巳召亲族》）

词中言“空梦长安”，当是李清照在经历“靖康之乱”南渡之后所作。当时作者颠沛流离，物是人非，心中必然是凄苦万端的。在上巳日特意召集亲族一聚，可见上巳的节日意义仍在。但是我们看不到流觞祓禊的欢乐场面，虽有“杯盘”然而“草草”，酒之甘美与梅之酸涩交织在一起，正与人的内心相映照。面对春日鲜花，不免自惭，上巳正值春盛，却觉春光老去，实则人心已老，言之黯然。

修禊节。晋人风味终然别。终然别。当时宾主，至今清绝。等闲写就兰亭帖。岂知留与人闲说。人闲说。永和之岁，暮春之月。^[22]

（刘克庄《忆秦娥·上巳》）

这是正面言说南宋末期上巳节的一首词，其中充满着对东晋兰亭雅集的怀念。“修禊”二字，正是往昔上巳节典型的活动，然而其中所代表的“晋人风味”依

然不再。“晋人风味”是一种怎样的风味？是一种面对人生的审美风味，是觉醒的自我人生在时代苦难中奋然支撑的一种风味，所以“终然别”的韵律复沓带来很强的失落之感。当时宾主皆已远去，而留下的兰亭诗文以及书法艺术，却在无形中丰富着后人的精神世界。闲来说一说当时的“风味”，当能抚慰日益变得枯寂的岁月。刘克庄的这首词典型地表现了上巳习俗在南宋的变化，以及对人们心灵的影响。文化浸染所带来的宋人精致丰富的情感世界，可见一斑。永和之岁不再，兰亭风雅日远，代表着上巳节高雅文化内涵的消逝，令人感到无限怅然。

5 元明清：娱乐化的多样发展；对兰亭会的怀念；节日的合并；上巳节的消失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政权全面统治的时代，上巳节的传统意味进一步淡薄，成了一个多样性的世俗化、娱乐化节日，其活动内容更加宽泛。举凡编织彩圈、蹴鞠、荡秋千等户外活动，都成了节日活动的内容。张可久的《越调·寨儿令·三月三日书所见》写上巳日作者在游赏路上所见，很具世俗特色：

舣画船，驻丝鞭，问谁家丽人簇管弦？柳媚芳妍，花比婵娟，风韵出天然。牡丹亭畔秋千，蕊珠宫里神仙。三月三日曲水边，一步一朵小金莲。穿，芳径坠花钿。^[23]

作者看到的是一派花团锦簇的春日景象，不但“柳媚芳妍”，而且丽人如仙，花与美人交相辉映。曲中生动地表现了上巳日里丽人们在水边嬉戏玩耍、荡秋千的场景，显示出对世俗生活的迷恋与热爱。曲中也写到了对女子小脚的欣赏，透出一种畸形的审美心理，这是值得注意的。说明自宋朝兴起的这种不良风气，正在一步一步地吞噬中华文化中的健康因子。

明代世风日益走向畸形和堕落，政治不良，人欲膨胀。在传统的上巳日到来之时，诗人们则进一步表现出对上巳日传统盛况的怀念，表现出一种文化乡愁的意味。比如青州沂水人、成化五年进士杨光溥有五律《上巳二首》云：

其一

百年逢上巳，花柳遍春城。燕麦迎风舞，桑鸠唤雨鸣。

逃禅常晏起，修禊偶闲行。却忆兰亭会，风流万古情。

其二

野老行游处, 风光属暮春。荇牵青带软,
蒲发紫茸新。

袂褰临沂上, 衣冠继洛滨。舞雩归咏处,
今日已成尘。^[24]

第一首着眼于“兰亭会之万古风流”的追忆。春日里花柳遍布, 那燕麦的舞动、桑鸠的鸣叫, 无不在召唤着人们爱惜这美好的光阴。诗人似乎厌倦了刻板的“禅定”生活, 独自闲行作一番修禊之游, 然而一想到当年的兰亭盛况, 却不由生出一种寂然之感; 第二首则更进一步把思绪推向往古的梦幻岁月——正是在此地, 作者的家乡沂水河边, 曾暂的理想之光, 曾经照亮这里的河水和舞雩。“暮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25]《论语》中的这一段著名的表达, 虽无需点明具体日期(因是谈理想), 其现实的背景仍可理解为上巳节的活动。洁身浴德, 去除世俗污垢, 方能咏怀乐道, 胸次悠然。这是“袂褰”活动的精神价值之所在。作者慨叹如今的世道已经布满尘垢, 不复昔日气象, 其中深意, 应当细细体味。

清代是我国传统文化走向大集成的时代, 与此相应, 传统的一些重要节日如上巳、寒食、清明, 也以高度“集成化”的姿态呈现。时值春夏之交, 荡秋千、春游、赏花、踏青、祈福等活动一块儿进行, 也就产生了“过了清明上巳, 孤他楚尾吴头”^[26](沈曾植《清平乐》)这样的诗句。也就是说, 此诗的诗人们, 总爱把“清明上巳”放到一起来说。比如清代女诗人陈琬永的《上巳日清明》诗云:

秋千庭院袂除天, 上巳清明景共妍。

待燕帘栊人悄悄, 听莺池馆雨绵绵。

桃花水暖初修禊, 榆荚风高已禁烟。

踏遍青青觞曲水, 赏心还胜永和年。^[27]

这首诗典型地表现出以“上巳”活动为中心, 融合其他重要节日活动的特点。“袂除”“修禊”“觞曲水”这些古老的上巳习俗, 和清明听莺、寒食禁烟一起, 重新显示出勃勃生机。给人带来的心灵愉快, 甚至超过了“永和之会”。然而上巳与清明的融合, 也显示出上巳曾经独立存在的状态, 已经归于消失。

6 结语

被今人无限冷落的上巳节,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节日, 对今天人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启示? 无论什么历史材料的记载, 都不如古典诗词中的表现来得形象真切, 启

迪人心。这是我们重视这类诗词的主要原因。通过以上对传统诗词中上巳节日表现的解读, 我们领略了它的魅力, 但是我们无意于回到古代, 恢复(或曰复兴)这个节日, 这是不现实的。在如今文化多元的时代, 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多元的, 特别由于西方文化持续不断的积极影响, 国人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文明程度大大提高。我们再没有必要抱残守缺, 固步自封。但是,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还是有必要让它们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 上巳节消失了, 但其中包含的永恒价值, 仍然应该被唤醒、被传承、被利用。这也是非遗保护的根本宗旨所在。约略言之, 诗词中所呈现的古人过上巳节的方式, 对我们应有如下启示:

一是倡导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拥有健康向上的生活活力。节日的设置, 唯一的目的是有利于维护和改善人类的生活, 舍此没有别的意义。如今时代已经变化, 人类的生活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在中外文化融合的背景下, 物质极大丰富, 而精神却相对匮乏, 很多人失去了积极生活的方向, 偏离了正常生活的轨迹。“清明池馆足游人, 袂褰风光共此辰。”“踏遍青青觞曲水, 赏心还胜永和年。”上巳节在过去, 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倡导人类热爱生活的精神内核却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精神内核鲜活地保留在古典诗词当中, 我们不应遗忘。

二是强调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现代化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 也在日益破坏这我们居住的环境。正是在这个紧迫的意义上, 党和国家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强调保护好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这个理念的形象表达。上巳节的节日氛围, 与和谐美丽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森森连岭, 茫茫原畴。迴霄垂雾, 凝泉散流。”“莺语吟修竹, 游鳞戏澜涛。”阅读古典上巳节日诗词, 一股清新的山水气息扑面而来, 沉淀在其中的文化精髓, 通过新时代的传承, 还会无限滋养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懂得, 朴实优雅的自然环境, 是我们人类得以长久生息繁衍的最重要的基础。

三是引导一种诗意栖居的人生态度。“诗意栖居”出自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诗句: “人充满劳绩, 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28]后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此为核心展开存在论阐释,^[29]从而产生风靡效应。许多人神往于这种美好境界, 但是“诗意栖居”体现在何处? 或者说, 人类怎样实现“诗意栖居”? 庄子曾云: “夫大块载我以形, 劳我以生, 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30],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也道: “谁甘

心忍受人世的鞭挞和嘲弄, 忍受压迫着虐待, 傲慢者凌辱, 忍受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暴……谁甘心挑担子, 拖着疲惫的生命, 呻吟, 流汗……”^[31] 节日, 正是人类的智慧设计, 让陷于无限“劳绩”悲剧性痛苦中的人们, 得以缓和身心之疲惫, 充分感受诗意栖居的魅力。上巳节是一个典型的春意盎然的节日, 本身不附带任何政治或道德的束缚, 直接指向生存的诗空间。“万殊混一象, 安复觉彭殇。”“袂褻临沂上, 衣冠继洛滨。”人生正是在这样的诗意氛围中实现了超越和永恒。

四是启发积极有为的文化创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个令无数哲学家和普通的思考者永久着迷的问题。恐怕我们可以姑且简单地这样讲: 没有创造的人生没有意义。不惯是物质的创造, 还是精神的创造, 都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魅力。古典诗词是古人最富于艺术魅力的精神创造。古人在上巳节的节日生活中, 留下的文化创造的印记, 仍然在时时激励着我们, 在充满激情地面对生活的一切考验的同时, 以创造的活力去进一步美化我们的人生。“百年逢上巳, 花柳遍春城。”花团锦簇的上巳节画面, 如果没有被妙笔记录下来, 今天的我们就很难真切地感受她的魅力了。

总而言之, 凝聚在古典上巳诗词中的节日文化, 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价值, 在当今非遗保护的时代背景下, 对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提高我们的生活品味,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传承。

参考文献

- [1]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中华书局,2012.
- [2] 牟延林,谭宏,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3] 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8.
- [4]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1987.
- [5]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M].1879 年信述堂本.
- [6]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7]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8]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9]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0] [宋]王溥撰.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1] [宋]王溥撰.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2]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3] [唐]杜甫著,[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4]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5]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6]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7] 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8] [宋]范成大撰,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9] [宋]范成大撰,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0] [宋]贺铸著,钟振振校注.东山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1] [宋]李清照著,黄墨谷辑校.重辑李清照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2] [宋]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3] [元]张可久著,吕薇芬,杨镰校注.张可久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 [24] [明]杨光溥撰,杨少珍等译.杨光溥诗文集简译[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
- [25]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6] 沈曾植撰,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27] [清]蔡殿齐辑.国朝闺阁诗钞[M].清道光甲辰(1844 年) 嫔环别馆刻本.
- [28] [德]荷尔德林著,戴晖译.荷尔德林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9]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5.
- [30]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31] [英]莎士比亚著,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